

# 卷九

書名 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撰者 明 王守仁 撰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別集-7-28-1  
 編號 D7431500

##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書一  
 始正德已  
 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巳巳

謫居 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  
 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  
 一 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謹  
 友 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  
 道 者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  
 臆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  
 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別集-7-28-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183 七



王陽明先生文錄 九十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181

雜著



七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九目錄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書石川卷 甲戌

與傅生鳳 甲戌

書王天宇卷 甲戌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書孟源卷 乙亥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書玄默卷 乙亥

書諸陽伯卷 戊寅

書陳世傑卷 庚辰

諭泰和楊茂 庚辰

書藥惠卷 庚辰

書顧維賢卷 辛巳

壁帖 壬午

書王一為卷 癸未

書徐汝佩卷

書朱守諧卷 甲申

書諸陽伯卷 甲申

書張思欽卷 乙酉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書朱守乾卷 乙酉

書正憲扇 乙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書朱子禮卷 甲申

書林司訓卷 甲戌

書黃夢星卷 丁卯

文錄卷之十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徐昌國墓誌 辛未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平茶寮碑 丁丑

平泖頭碑 丁丑

田州立碑 丙戌

田州石刻

陳直夫南宮像贊

三箴

南鎮禱雨文 癸亥

瘞旅文 戊辰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祭泖頭山神文 戊寅

祭徐曰仁文 戊寅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祭文相文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祭國子助教薛尚賢文 甲申

祭朱守忠文 甲申

祭楊士鳴文 丙戌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祭吳東湖文 丁亥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戊子

祭南海文 戊子

祭六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文錄卷之十一

賦騷六首

歸越詩三十六首

山東詩六首

京師詩八首

獄中詩十四首



赴謫詩五十五首

卷之十三

居夷詩一百十一首

文錄卷之十三

廬陵詩三首

京師詩二十四首

滁州詩三十六首

南都詩四十七首

贛州詩三十二首

文錄卷之十四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

居越詩三十四首

文錄卷之十五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

諫迎佛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攻治盜賊二策疏

乞休致疏

涖頭捷音疏

文錄卷之十六

奏疏二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乞放歸田里疏

飛報寧王謀反疏

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擒獲宸濠捷音疏

水災自劾疏

四乞省葬疏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又

文錄卷之十七

奏疏三

赴任謝恩遂成膚見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計處地方疏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目錄終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九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以喜真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

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叙其所以而歸之。

書布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見賢思齊，豈見不賢而內自責。

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議論好勝，亦是人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徃徃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

體之於心務求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其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初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申仕之爲初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申仕去初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

訓誥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得爲孝乎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生母絕

爾身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  
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  
來視遂欲携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  
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  
遺之

書王未宇卷

甲戌

徐申仁數爲予言未宇之爲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  
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申仁之言未宇誠忠  
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平慨然有志於聖賢  
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

則爲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  
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  
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  
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  
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  
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  
是其爲弊亦既可覩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  
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爲禪矣或疑予言之求  
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已外以誣於  
人也非吾未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故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此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

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君子之學爲己之學也爲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己溘焉入於隳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

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  
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  
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潞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汚  
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傷以拯時  
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  
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  
虛為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為足憂雖其人品  
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

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  
無進而談說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  
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  
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  
畧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  
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  
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  
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



斯乘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樹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樹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耻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况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詞章者莫不以是籍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又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書諸陽伯卷

戊寅

諸陽伯備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旣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

子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  
無弗睹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  
目力若是而有所弗睹則吾爲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  
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  
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  
耻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  
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

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  
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  
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  
不謙不足以覆地聖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  
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慎獨  
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  
退聽矣復嘖嘖於是蓋就世傑之質之所急者言之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  
自省則德脩毋謂已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  
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已過默而識之學而不

之本氣

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諭恭和楊茂

其人不能言不能聽自候門求見

庚辰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

答曰知是非

如此你口

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

心還與人一舛

茂時首肯拱謝

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

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

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

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

禽獸

茂時扣指天

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

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

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生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

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

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

茂時首肯拜謝

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

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

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

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

自在許多

茂時扣指天躡地

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

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

茂時稽首

再拜而去

書樂惠卷

庚辰

藥于仁訪予於處舟遇於新淦嗟乎于仁久別之懷  
 茲亦不足為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  
 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于仁歸矣乞骸之  
 疏已數上行且得報于仁其候我於桐江之許將與  
 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于仁之居鄉嘗以  
 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時有妬忌鄉約者故言之然  
 非于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謂邦行  
 矣然必立則見其泰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  
 後行于仁其務立泰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

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為于仁別  
 之贈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  
 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  
 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  
 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  
 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  
 程先生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  
 為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

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污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濟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

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尚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爲難得似亦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終爲所動即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

知以爲非、不知裡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愛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有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爲卷

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衆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下聖不傳之秘也。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徐汝佩卷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  
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  
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  
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歎  
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  
去其骨肉之愛齎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  
將竭精疲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斬一日之得希終  
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  
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  
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  
躍然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  
平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尚  
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日暮所不給無  
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  
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平予默然不  
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  
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  
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  
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佛然而怒憤然而不平

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  
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  
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已之墮於淵壑也  
冒天下之非笑詆訾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乎  
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媚詆毀之若是若  
是而吾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  
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  
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沈  
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  
黯然而不樂曰噫噫平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是

意本作信

也果尚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且之爲是  
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  
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  
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  
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  
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已也信之甚篤  
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過者也而遽爾責  
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  
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  
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已之困而



責人之速也。夫子肩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睹不聞之中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予頷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書朱守諧卷

四一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心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形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

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譜陽伯卷

甲申

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夫若吾之說則

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其爲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一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元張思欽无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

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  
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  
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  
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  
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无相非  
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  
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  
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  
曰无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  
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

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  
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  
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群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  
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  
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  
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  
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見

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踈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虚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已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群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爲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

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思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及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廣自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傲必不能孝爲弟而

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  
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  
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才  
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  
是外貌卑遜湏是中心恭敬搏節退讓常見自己不  
是真能虛已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  
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  
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  
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  
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  
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  
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  
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  
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旣沒此  
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  
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  
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  
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旣久先橫不信之心

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幡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頽而意向甚篤然以偕計北上不得又從於此吾雖畧已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申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已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已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已之利而因以得

民之所趨也惕已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已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已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已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已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已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已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已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已之性也期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

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乎禮退而求至善之說惘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甲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媿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修其孝悌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

扶持烏有耄耋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閭巷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產者然其時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爲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嘒嘒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



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黃夢星卷

丁卯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旣聞吾說可

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踞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旣乃獲見吾鄉之辭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廼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平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

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  
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  
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  
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  
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  
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  
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  
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  
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  
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

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  
死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  
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  
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遺子  
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  
勵事其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右二月  
望日書夢星卷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九